

台湾藏《文汇阁〈四库全书〉目录》抄本考

唐宸 黄汉

内容摘要:台湾藏《文汇阁〈四库全书〉目录》抄本是现存唯一一份文汇阁《四库全书》书目。通过考证文汇阁库书相关史实和历任董事生平,可判断其底本成于嘉庆年间,出自文汇阁首任阁董谢士松之手,历经谢氏家传,渊源有自,至道光、咸丰间得抄手转抄,传留于世。此抄本对于学界了解文汇阁《四库全书》的变迁,探讨文汇、文宗二阁的密切关系,解决《四库全书》研究中的疑难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关键词:文汇阁 《四库全书》 文宗阁 谢士松 版本目录

近日笔者于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(以下简称“台图”)发现一部抄本《文汇阁〈四库全书〉目录》(以下简称《文汇阁目录》),未见学者关注^①。此书按经史子集分四卷,每卷一册,无版心、栏线、页码,全幅25×13.3厘米。封面经托补修复,托补用纸残存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”字样。正文记录文汇阁《四库全书》所有库书之书名、册数、函数,按照四库子目(部、类、属)排序,但不标示子目名称。每半叶五条(凡有数种库书合装若干函的,皆书以小字,共占一条),正文下、天头间偶有小字夹注、眉批,备记文汇、文宗二阁函册数量差异,个别按语还涉及库书抽改、函数变化和合函变更情形(经转抄后笔迹已与正文混同)。对于随同库书入藏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四库全书考证》(以下简称“《总目》”“《考证》”)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亦著录总册数和函数。全书最

①《中国古籍总目》著录此书稿抄本二种,皆题张荫椿辑,藏浙江图书馆、台图。2017年笔者两度前往浙江图书馆古籍部,馆员仔细查核后告知该馆并无《文汇阁目录》,而张荫椿为末任文澜阁阁董,与文汇阁无涉,《中国古籍总目》著录有误,浙图本并不存在。台图本不署抄人名氏,《中国古籍总目》署名张荫椿亦无文献依据。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主编:《中国古籍总目》史部第8册,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4928页。

后附录文汇、文宗二阁的总体册数、函数及其差异。书名凡遇钦定、御制、圣谕、太祖、太宗、皇朝等字样皆提格书写,避玄(康熙)、弘、曆(乾隆)、琰(嘉庆)、宁(道光)等讳,不避淳(同治)、仪(宣统)等讳,知抄写于道光、咸丰时期。现就其底本内容略作考证,以就教于学者。

一、《文汇阁目录》底本的年代

文汇阁是著名皇家藏书楼^①,《四库全书》七阁之一,位于扬州天宁寺行宫大观堂右(今已不存)。初名御书楼,建成于乾隆四十四年(1779)^②,形制为外两层、内三层^③,最初收藏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皇家典籍。四十五年,乾隆第五次南巡,赐名文汇阁。四十七年七月,乾隆下诏续写《四库全书》三分,分别贮存扬州文汇阁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^④。同月,又下诏两淮盐运使伊龄阿查访文汇、文宗二阁空馀书格情形^⑤。八月,永瑤奏续写三分库书章程^⑥。十二月,永瑤再上修订后章程,续办处四局正式展开工作^⑦。四十九年二月,永瑤奏称续写三分书进度为每月四千册^⑧。同月,乾隆下诏待三分书缮竣后允许士子抄写^⑨。五十一年二月,允许江浙地方“遇有便员来京,赴馆请领”^⑩。九月,两淮盐运已领回文汇、文宗二阁库书共66种、2144册^⑪,这是二阁首次入藏库书,而文汇阁入藏库书应在千册左右。五十二年二月,永瑤

①有关文汇阁历史文献,参见江庆柏:《扬州文汇阁文献录》,《江苏地方志》2013年第6期,第38-43页。

②文汇阁(御书楼)建成时间旧有四十三年、四十五年二说,皆误。今据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两淮盐运使伊龄阿奏疏(伊龄阿:《奏为扬州天宁寺等地藏书楼盖造完竣请旨颁赐御书匾额事》,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扬州档案馆编:《清宫扬州御档选编》第3册,广陵书社,2010年,第186页),知建成于四十四年。乾隆《文汇阁叠庚子韵》诗自注云:“此阁成于庚子。”庚子(四十五年)实为乾隆南巡赐名文汇阁时间。至于嘉庆《两淮盐法志》称建于四十三年,或系动工时间,参见两淮盐运使寅著:《奏请于天宁寺金山两行宫修建书阁事》(乾隆四十二年六月),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,编号03-1152-038。

③文汇阁层数有两层、三层二说,学者各执一词,实际上七阁俱为外檐二层、内修三层(中有夹层)。

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1588页。

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1600页。

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1613页。

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1703页。

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1766页。

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1768页。

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1926页。

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2032页。

奏称续写三分书将于当年四月完成^①。三月,乾隆发现李清等人著作涉及违碍,要求彻查三分书^②。七月,御史莫瞻菴要求全面复校三分书,得到批准^③。此时文汇阁库书已发二千餘册,写完未发33350册^④。直到五十五年五、六月间复校完毕,乾隆才下诏“所有江浙两省文宗、文汇、文澜三阁应贮全书,现在陆续颁发藏庋”^⑤,十月又传谕全德“三分书俱已校对完竣,自应全行发往三处藏弃,未便稽延”^⑥。次月,全德覆奏:“查文宗、文汇二阁应贮《四库全书》,前已两次领过六千二百九十册到扬。兹接奉谕旨,知全书俱已校对完竣,奴才现即委员赴京请领。”^⑦综合上述情形,文汇阁库书于五十一年九月开始入藏,次年七月因复校暂停发送,五十五年未恢复发送,入藏完毕当在五十五年未之后。

咸丰三年(1853),太平军焚扬州,广陵繁华荡尽,“文宗、文汇全毁,阁、书俱亡,靡有孑遗”^⑧。《文汇阁目录》底本的撰写时间应在库书毁灭之前,如今通过考察书中若干批语,可进一步明确其年代:

序号	正文	批语	备注
1	《坤輿图说》一本、《异域录》一本、《海国闻见录》一本:一函。	[夹注]文宗阁《坤輿图说》系二本。《异域图〔录〕》原装二本,嘉庆四年带京,换给新订一本,上卷下卷合订。	正文年代>嘉庆四年; 夹注年代>嘉庆四年。
2	《南巡盛典》六十三本:十四函。	[夹注]此书原颁四十二册,装七函。嘉庆四年重颁六十三本,改装十四函,原书收京。 [眉批]《南巡盛典》嘉庆十二年奉改六函。	嘉庆四年≤正文年代≤嘉庆十二年; 夹注年代>嘉庆四年; 眉批年代>嘉庆十二年。

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1986页。

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1991页。参见弘历:《寄谕浙江巡抚琅玕等文津等阁所贮〈四库全书〉已令修改著委员修改文汇等阁所贮〈四库全书〉》(乾隆五十二年六月),邢永福、师力武编:《清宫热河档案》,中国档案出版社,2003年,第47页。

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2038页。

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2050页。

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2189页。

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2205页。

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2208页。

⑧崔富章:《四库提要诸本分析——以〈四库全书总目〉本为优》,《文献》2012年第3期,第9页。

(续表)

序号	正文	批语	备注
3	《八旬万寿盛典》六十一本:九函。	[夹注]嘉庆四年续颁。文宗阁七函。 [眉批]《八旬万寿盛典》嘉庆十二年奉改八函。	嘉庆四年≤正文年代≤嘉庆十二年; 夹注年代>嘉庆四年;眉批年代>嘉庆十二年。
4	《钦定八旗通志》一百二十本:十九函。	[夹注]此书原颁一百二十本,于嘉庆十一年吴大使解京收回。于嘉庆十二年三月另发一部,装订计一百八十本,改装二十八函。	正文年代≤嘉庆十一年; 夹注年代>嘉庆十二年三月。

综合上述分析,《文汇阁目录》底本正文的撰写时间应在嘉庆四年(1799)至嘉庆十一年之间^①。因抽改库书、补发空函书等由,管理者又陆续在底本各条目下或天头位置添加批语,记录最新信息,最晚的批语成于嘉庆十二年或更晚。

值得注意的是,《文汇阁目录》中存在一些记录文宗、文汇二阁函数差异的批语(说详后文),在第1条中它位于“嘉庆四年带京”批语之前,在第3条中则位于“嘉庆四年续颁”批语之后,这似乎表明从事文宗、文汇二阁函数对比工作的人即是底本批语的作者,而不是最后的抄本抄写者,否则有关文宗阁批语应全位于嘉庆四年批语之后。

二、《文汇阁目录》底本的作者

《文汇阁目录》底本作者应是文汇阁库书的实际管理者,否则无法掌握如此具体的库书变化信息。文汇阁隶属两淮盐运使管辖,由盐运使或都转运使“派委妥员董司其事,设立收发档案,登注明晰”^②,另聘“绅士十许人,司其曝检借收”^③。名儒汪中(1744-1794)于乾隆五十五年夏应盐运使全德之聘赴镇江

①嘉庆八年四月纪昀奉旨增补乾隆《御制诗集》和《御制文集》,并陆续改颁《八旬万寿盛典》、《南巡盛典》和《八旗通志》,后三种库书实际发到文汇阁时间为嘉庆十二年。然而《文汇阁目录》抄本集部别集类脱去二半页,导致明《倪文贞公集》至清《兼济堂文集》共10条11种库书记录缺失,乾隆诗文集正在其中,故无法为断代提供进一步线索。此一脱页还连带导致别集类“国朝”部分装订发生错乱,有两个半页(自《尧峰文钞》至《张文贞集》共10条13种)整页错排至总集类中。

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1768页。

③莫友芝:《致曾国藩》,张剑、张燕婴点校:《莫友芝全集》第6册,中华书局,2017年,第683页。

“典文宗阁秘书”，“检理本书，是正文字”^①，则文汇阁相关工作的启动时间当相去不远。文汇阁库书存世六十餘年间，较有可能管理库书的董事人员有三位：

一是扬州仪征人谢士松(1762-1819)，字心如，号用舟、苍崖，祖籍安徽歙县，廩贡生^②。他生于官宦世家，但仕途不利，所得功名皆属荫封或捐纳。朱骏声称他“精举子业，补学官弟子，食廩饩，有声于庠。嗣朝廷颁《四库全书》度文汇阁，公充收掌，益得尽读中秘书，学益懋。”成书于乾隆六十年(1795)的《扬州画舫录》云：“文宗阁江都汪容甫管之，文汇阁仪征谢士松管之。”又云：“郭尚文，字霞峰，江都县人。少以笔墨游公卿间。方伯延之管理文汇阁所贮书籍。”^③包世臣所撰士松子承炜墓志铭云：“戊辰夏，嵯使者以余旅困，使司文汇阁秘书。君之考、廩贡生赠奉政大夫者(引者注：谢士松)实领袖其事。”事在嘉庆十三年(1808)。谢士松是文汇阁第一任董事，郭尚文、包世臣二人曾做过他的副手，他管理库书的时间是乾隆五十五年左右至嘉庆后期(嘉庆十三年之后)。

二是谢士松次子谢承炜(约1790-1836)，又名彤雯，字瑄卿，号莪删、莪衫，廩贡生。包世臣称他“家业中落”，“由廩贡生以府通判候铨而歿”。考承炜加捐通判在道光十四年(1834)^④，候选两年即去世，未得官职。方浚颐说“谢氏世掌文汇阁书，莪衫公以候铨府通判，不乐仕进，终日枕藉其间”。谢承炜子承父业，管理库书的时间是嘉庆后期至道光中期。

三是谢承炜次子谢奎(约1811-1870后)，一名葵，国子监生。道光七年捐从九品^⑤。道光二十年(1840)三月，江南河道总督麟庆(1791-1846)到文汇阁阅书，明确提及时任“董事谢奎”(说详后文)。咸丰元年谢奎远赴广州南海县任黄鼎司巡检(从九品，与先前捐纳品级相合)，八年任南海县典史^⑥。随后陆续在番禺县、连平州、英德县担任吏目、典史之类的小官，同治九年

①汪喜孙：《江都汪氏丛书》附录《容甫先生年谱》，清道光刻本。按，《年谱》云：“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廿九日，赴杭应直指全德聘也。是时扬州文汇阁、金山文宗阁《四库》书校毕，直指延至杭州校文澜阁《四库》书。”可知汪中在校勘文宗阁库书时利用过文汇阁库书。

②以下谢氏诸人物生平采自：《道光十四年甲午科江南乡试录》谢增履历，顾廷龙编：《清代硃卷集成》第135册，台湾成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273页；朱骏声《传经室文集》卷七《赠奉政大夫盐课司提举候选训导廩贡生谢君墓志铭》，民国十二年(1923)刊本；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卷九《故例授承德郎吏部常调府通判廩贡生谢君墓志铭》，清道光十年刻本；方浚颐《二知轩文存》卷三十一《谢母汪太淑人墓志铭》，清光绪四年刻本。后文引用不再赘列出处。

③李斗：《扬州画舫录》卷四、卷十二，清乾隆六十年自然盒刻本。按，此书有谢士松父溶生所作序。

④⑤王检心等：道光《重修仪征县志》卷二九，清光绪十六年刻本。

⑥戴肇辰等：光绪《广州府志》卷二四，清光绪五年刊本。

(1870)代理香山县香山司巡检^①,没有返回文汇阁任职的记录。谢奎承继祖业,管理库书的时间是道光中后期。

前文已考证《文汇阁目录》底本正文成于嘉庆四年至十一年之间,而只有首任董事谢士松的任职时间(约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十三年后)在此一范围内。《文汇阁目录》底本是否即成于谢士松之手?考道光二十年麟庆访问文汇阁时说:

庚子三月朔,偕沈莲叔都转、宋敬斋大使(原注:名佩紘,河南贡生),同诣阁下。亭榭半就倾落,阁尚完好,规制全仿京师文渊阁。回忆当年充检阅时,不胜今昔之感。爰命董事谢奎(原注:仪徵,职员)启阁而入,见中供《图书集成》,书面绢黄色。左右列厨贮经部,书面绢绿色。阁上列史部,书面绢红色。左子右集,子面绢玉色,集面绢藕合色。书帙多者函用香楠,其一二本者用版片夹开,束之以带,而积贮为函。计共函六千七百四十有三。谢奎以书目呈,随坐楼下详阅,得钞本《满洲祭天祭神典礼》《救荒书》《熬波图》《伐蛟捕蝗考》《字彙》等书,嘱觅书手代钞。所惜余先百计购求五世祖存斋公所著《琴谱》十六卷,曾奉旨采入《四库全书》者,满拟此行如愿,詎亦未经颁发。岂以满汉合璧之故耶!姑志以俟考。^②

此时谢奎所持文汇阁书目具有三个重要版本特征:一、总函数为6743函;二、收录《满洲祭天祭神典礼》等五种库书;三、未收录麟庆五世祖和素所撰《琴谱合璧》十八卷。检《文汇阁目录》所记文汇阁库书总数如下:

经,五千五百零九册,分装九百六十五函;史,九千三百七十六册,分装一千六百二十函;子,九千零五十三册,分装一千五百七十九函;集,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九册,分装二千零二十四函;又四局《考证》,一百册,分装十六函。五共:三万六千三百零七本(原注:较文涑阁多书五册),大共六千二百零四函。图书集成全部五千二十册,计装五百二十函。

四部总函数(含《总目》《简目》《考证》)为6204函,加上《古今图书集成》520函,共6724函。据改函批语,《南巡盛典》由14函改6函(减8函),《八旬万寿盛典》由9函改8函(减1函),《钦定八旗通志》原收回,新颁28函(增28函),三者相抵总数增加19函,即由6724函增为6743函,这个数字和谢奎所持书目一致。复检《文汇阁目录》收录《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》《救荒活民书》《熬

^①谢奎仕履信息采自戴肇辰等:光绪《广州府志》卷二五;刘湛年等:光绪《惠州府志》卷二十;额哲克等:同治《韶州府志》卷五;田明曜等:光绪《香山县志》卷十。不赘列出处。

^②麟庆:《鸿雪因缘图记》第二集,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。

波图》《捕蝗考》和《字辨》五种库书,而子部艺术类未载和素《琴谱合璧》^①,也和谢奎所持书目完全相同。

由此推断:《文汇阁目录》底本正文撰于嘉庆四年至十一年间,其内容与道光二十年谢奎所持文汇阁书目一致,“谢氏世掌文汇阁书”,渊源有自,谢奎的文献来源当是他的祖父、嘉庆四年至十一年期间均在文汇阁董事任上的谢士松。

三、《文汇阁目录》的价值

台图藏抄本《文汇阁目录》的抄写者已不可考,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第一,《文汇阁目录》详细记录了文汇阁库书的册数函数和改函、补颁情形,是反映文汇阁《四库全书》面貌变迁的珍贵史料。例如,以往学界仅知《南巡盛典》《八旬万寿盛典》二书是在嘉庆八年由纪昀等人奉诏改颁的,如今可知二书在嘉庆四年早已经历一次改颁,当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,馆臣改颁有关乾隆库书在情理之中,而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于此事完全失载;嘉庆八年纪昀等人奉命续办库书,这批库书发到文汇阁已是嘉庆十二年,以往学界多以嘉庆八年作为四库学史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,可能是不够准确的。又如,嘉庆十一年《两淮盐法志·文汇阁图说》提及文汇阁库书“经史子集为册三万六千三百有七,为函六千二百二十有三”^②,这一数字常被学者引用,但与道光二十年麟庆所记6743函不合,学者对此无法解释,江庆柏先生认为:“可能是所据来源不一,或非亲眼所见,或据实统计。”^③如今通过《文汇阁目录》载《古今图书集成》520函这一重要信息,可知《两淮盐法志》所记6223函仅为嘉庆十一年时文汇阁《四库全书》函数,加上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恰为6743函,与麟庆所记完全吻合。现将《文汇阁目录》所记库书数字抄列如下(合计6204函,不包括《古今图书集成》520函和改函后多出的19函。目录、经部原合并著录,现析分著录,以免混淆):

类目	文汇阁库书函数	文汇阁库书册数
目录(含《总目》与《简目》)	24	135
经部(不含《经部考证》)	941	5374
史部(不含《史部考证》)	1620	9376
子部(不含《子部考证》)	1579	9053

①和素以满文翻译明杨抡《琴谱合璧》,即乾隆五十三年“未经留空现在纂办及抄录各书”中的《翻译琴谱》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2138页。

②铁保等:嘉庆《两淮盐法志》卷四,清嘉庆十一年(1806)刻本。

③江庆柏:《扬州文汇阁文献录》,第39页。

(续表)

类目	文汇阁库书函数	文汇阁库书册数
集部(不含《集部考证》)	2024	12269
四部考证	16	100
合计	6204	36307

《文汇阁目录》还有若干变更合函按语,全部分布在集部:

《文汇阁目录》条目	按语
《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》十六本:二函	合函
《杜诗擅》四本:一函	
《翰苑集》八本:一函	合函
《权文公集》二本:一函	
《白香山诗集》二十本:三函	合函
《鲍溶诗集》二本:一函	
《金渊集》三本:一函	合函
《山村遗集》一本、《湛渊集》一本:一函	

《文汇阁目录》正文成于嘉庆四年至十一年间,按语所记变更合函操作当发生在嘉庆四年后。通过合函操作增多四个空函,显然是为嘉庆年间补颁库书专门做出的调整。将上述文汇阁合函变更情况与北京国家图书馆藏《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》(以下简称《文宗阁清册》)对照,二者完全一致。

第二,《文汇阁目录》揭示了库书办理过程中的很多细节,能够反映文汇、文宗二阁的密切关系。据小飞、王昱淇(以下简称“据文”)在研究《文宗阁清册》时指出“有很多书籍名称和排序是文宗阁的特例,与其他诸阁皆不相同”^①,例如文宗阁本《白石道人诗集》,诸阁题作《白石诗稿》;文宗阁本《春秋三传谏》,诸阁皆分题为《春秋左传谏》、《春秋公羊传谏》和《春秋谷梁传谏》;文宗阁本《论语解》,诸阁或作《南轩论语解》,或作《癸巳论语解》;文宗阁本《氏族大全》,诸阁皆作《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》;文宗阁本《十六家词》,诸阁皆作《十五家词》;文宗阁本《伐檀集》置于《山谷集》后,与之合函,而诸阁均置于《苏魏公文集》后;文宗阁本《御定星历考原》置于天文算法类,而诸阁均置于术数类,等等。今将上述现象验以《文汇阁目录》,发现情形完全相同,可见所谓“文宗阁特例”多是文汇、文宗二阁共有的。因二阁皆属两淮盐运使管

^①据小飞、王昱淇:《嘉庆朝〈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〉考》,《历史档案》2017年第3期,第101页。

籍,书籍的运输、函格的制造^①、函架的装潢调整(皆由陆费墀赔办)等工作基本同步,出现共性在情理之中。

当然,文汇、文宗二阁也难免存在一些不同之处。书名方面,如文宗阁《列国世纪编》,其他诸阁皆题作《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》,文汇阁与文宗阁不同而与诸阁相同;文宗阁《四书集注》,诸阁或题作《朱子章句》,或析分四书详细著录章句、集注,而文汇阁题作《四书章句》;文宗阁《辽金元国语音义》,诸阁皆题作《辽金元三史国语解》,而文汇阁题作《辽金元三史语解》^②。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二阁书目所载书名不同,容有出入,实际库书卷端是否有差异则不得而知。

装函方面,文汇、文宗二阁也存在若干差别,以经部为例:

书名	文汇阁函数 据《文汇阁目录》	文宗阁函数 据《文汇阁目录》按语	文宗阁函数 据《文宗阁清册》
《书纂言》《尚书表注》	1	2	2
《钦定翻译五经四书》	未著录	未著录	15
《御制律吕正义后编》	9	10	10

文宗较文汇多17函,这与《文汇阁目录》附录所记经部相差2函不符(图见封二):

文涑阁经史子集通共三万六千三百零二册,共装六千二百零四函。经,五千五百三十七册,九百七十一函,文涑阁较文汇多二函;史,九千四百零三册,一千六百二十三函,文汇较文涑多一函;子,九千零八十四册,一千五百八十三函,文汇与文涑对数。(笔者注:抄本末页脱去,集部数字缺失)

这里的文宗阁函数是将《总目》《简目》计入经部,又将四部《考证》散入各部后计算得出的。经笔者统计,《文宗阁清册》经部著录986函(《总目》22函、《简目》2函、库书962函、《经部考证》4函),而《文汇阁目录》经部为969函(《总目》22函、《简目》2函、库书941函、《经部考证》4函),文宗较文汇多17函。按,《书纂言》、《尚书表注》、《御制律吕正义后编》三种库书文宗较文汇多2

①两淮盐运伊龄阿曾经“亲诣大观堂之文汇阁检查书格……查金山文宗阁书格一律相同”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1600页。

②王菡指出此书本应置于史部正史类,文宗阁却置于史部最末,参见王菡:《〈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〉说略》,《文献》2002年第3期,第160页。按,此书位置文汇、文宗二阁相同,应是乾隆五十三年续颁此书归架时的权宜办法,参见和珅等:《军机大臣和珅等奏辽金元三史办理全竣折》《军机大臣等奏遵查文源阁应补各书分缮清单呈览片》,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1426、2137页。

函,有《文汇阁目录》按语为证,应属实。问题出在《翻译五经四书》15函,此书本为乾隆五十三年十月“空匣补写各书单”中的一种^①,具体补发时间不详,它见于《文宗阁清册》却不见于《文汇阁目录》及其按语,唯一的可能是:文宗、文汇二阁实际皆无此书,《文宗阁清册》最初于此条下粘有“未到”黄签(王菡、琚小飞等人皆已指出《文宗阁清册》于空匣书尽皆著录,并粘一“未到”黄签),后黄签脱去。相关证据是:道光四年《续金山志》之《文宗阁庋藏〈四库全书〉总目录》载当时文宗阁经部函数为971函(《总目》22函、《简目》2函、库书943函、《经部考证》4函)^②,竟比稍早的嘉庆《文宗阁清册》少15函,显然《文宗阁清册》成书时实际经部函数为971函,《翻译五经四书》15函为未到书^③。

册数方面,文汇、文宗二阁库书缮写出于众手,册数偶有不同。《文宗阁清册》未记录库书册数,而《文汇阁目录》则备记文汇阁全部库书册数,并用按语注明与文宗阁库书册数差异,这对今人还原文宗阁库书册数也有重要帮助。这些按语涉及经部5种,史部8种,子部36种,集部19种,以经部为例:

书名	文汇阁册数	文宗阁册数
《诗传大全》	14	18
《礼记集说》	84	85
《四书纂疏》	18	19
《钦定诗经乐谱全书》	22	21
《五经文字》	1	2

第三,《文汇阁目录》为解决文宗阁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提供了契机。琚文在研究文宗阁装函情况时提出:《文宗阁清册》撰写于嘉庆八年后,“但颇吊诡的是,《八旗通志》依旧著录的是乾隆时期的书籍函数,似乎没有经过嘉庆八年的补函”^④。针对这一矛盾,琚文的解释是文宗阁管理者的疏忽,或确有补函但函数未发生变化。今按,《文汇阁目录》记载《八旗通志》初颁19函,嘉庆十一年吴大使解京收回,随后此书便处于空函待补状态,直到次年三月另发一部,改装28函。《八旗通志》的补函工作实际完成于嘉庆十二年三月,并非嘉庆八年。《文宗阁清册》未著录《八旗通志》改函后情况,表明其撰写时间在嘉庆十二年三月前,这就为《文宗阁清册》的进一步断代提供了依据。

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2138页。

②曾燠:《续金山志》卷二,道光四年刻本。

③《文宗阁清册》“未到”黄签脱落不止此例,如周亮工遭禁著作《闽小记》、《读画录》、《印人传》、《书影》四种,《文汇阁目录》皆未著录,《文宗阁清册》著录四书,仅于前三条下粘有“未到”黄签,《书影》条下黄签当已脱落。

④琚小飞、王昱淇:《嘉庆朝〈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〉考》,第103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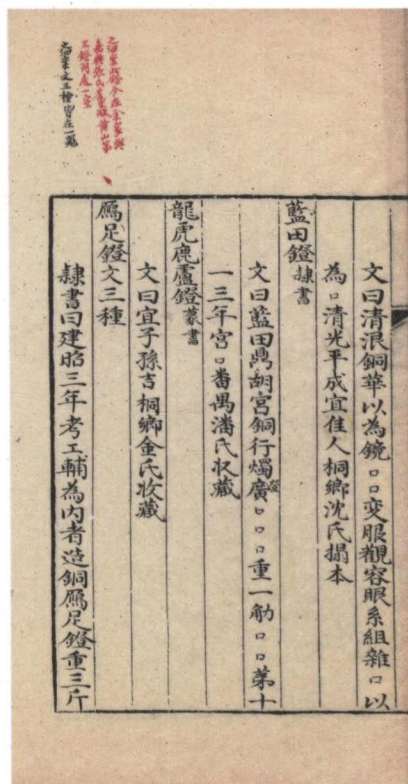
珥文还曾提出疑问:“文宗阁《四库全书》经部春秋类无《春秋例要》;史部谱录类无《重修宣和博物图》、《宣德鼎彝谱》及《东溪试茶录》;子部杂家类无《乐庵语录》;集部别集类无《杜诗攷》。这六种书籍既非禁毁书,也不是乾隆后期才敕撰办理的,不知为何不存于文宗阁中?”^①其实上述库书文宗阁皆有收藏。今检《文汇阁目录》,知文汇阁将《春秋例要》附于《春秋本例》之后,仅题为《春秋本例》,《文宗阁清册》亦同;文汇阁《东溪试茶录》与《北苑别录》皆附在“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等二种”条下,而文宗阁漏记“等二种”三字;文汇阁将《两同书》、《化书》、《昭德新编》、《刍言》、《乐庵语录》五种合为一函,文宗阁题为“《两同书》、《化书》、《昭德新编》、《刍言》合一函”,漏抄函中最末一种《乐庵语录》;文汇阁《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》、《杜诗攷》最初分别为一函、二函,后变更合并为三函,文宗阁题为“《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》三函”,漏抄末一种《杜诗攷》。至于《重修宣和博物图》、《宣德鼎彝谱》二种,文宗阁也实有其书,这是因为:《文汇阁目录》末页载文宗阁子部1583函(含《子部考证》4函),而经笔者统计《文宗阁清册》子部实际著录1578函(含《子部考证》4函),后者缺少的5函应即《文宗阁清册》转抄者遗漏的《重修宣和博物图》、《宣德鼎彝谱》二种。

最后,作为抄本,《文汇阁目录》也难免存在一些错漏之处。例如,此书子部著录《御定骈字类编》25函,而《文宗阁清册》为35函,二者差距过大,且与《文汇阁目录》末页所记子部“文汇与文宗对数”不合。按,《文汇阁目录》末页载子部共1579函(不含《子部考证》4函),据笔者统计实际著录仅1567函(不含《子部考证》4函),缺少12函。这12函的差距中有10函应系《御定骈字类编》函数抄录错误所致(将35函误抄为25函)。此外,子部《语林》、《庄子翼》二种,《文汇阁目录》皆著录为1函,合计2函,而《文宗阁清册》皆为2函,合计4函,可能是《文汇阁目录》抄写者误抄以致缺失2函。至于《文汇阁目录》抄本集部别集类缺失二半页,使得文宗、文汇二阁集部函数对比工作出现困难,实为最大遗憾^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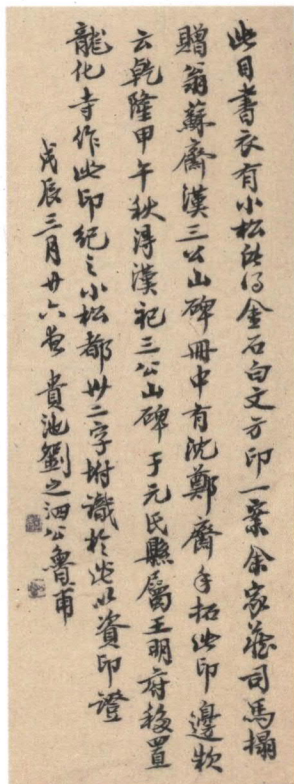
【作者简介】唐宸,安徽大学文学院讲师。研究方向:古典文献学、三礼学。黄汉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古典文献学。

①珥小飞、王昱淇:《嘉庆朝〈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〉考》,第104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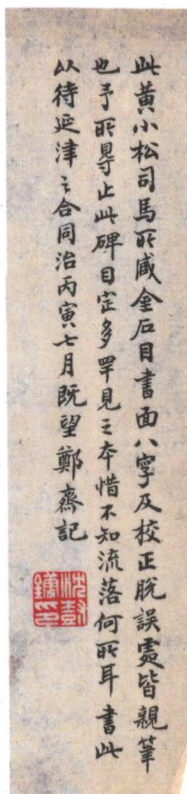
②参阅诸阁书目,知缺失内容为明《倪文贞公集》至清《兼济堂文集》共10条11种库书。《文汇阁目录》末页载集部共2024函(不含《集部考证》4函),经笔者统计,除去缺页实际著录1924函,缺失100函,然缺页所载11种库书据文宗阁为71函,文渊、文津皆80函,文汇阁为何多出数十函,有待确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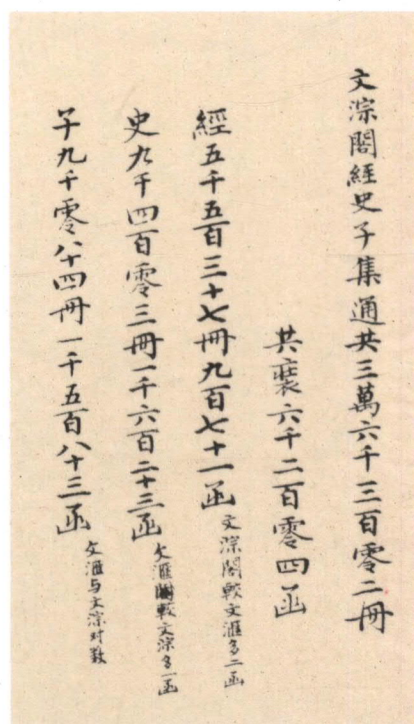
《小蓬萊閣金石目》正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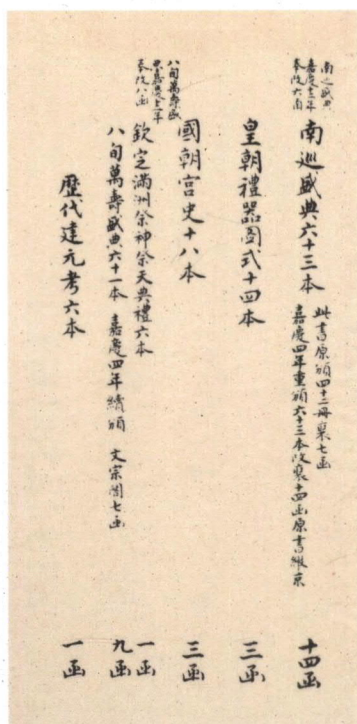
《小蓬萊閣金石目》沈樹鏞、劉公魯跋



詳參芳玉整理《〈小蓬萊閣金石目〉之金目》



《文匯閣〈四庫全書〉目錄》附錄裝函統計



《文匯閣〈四庫全書〉目錄》正文

詳參唐宸、黃漢《台灣藏〈文匯閣四庫全書目錄〉抄本考》